

# 论罗伯特·哈钦斯的通识教育观念 ——基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探讨

刘振 曹聪

(1.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省扬州市 225000; 2.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摘要: 作为一种具有全球影响的高等教育模式, 通识教育的价值和困难值得人们深思。哈钦斯是当代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代表, 其《美国高等教育》对当代通识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美国通识教育》中, 哈钦斯基于大学教育的目的提出了通识教育的理智原则和永恒学习原则, 并据此构想了具体的通识教育课程。哈钦斯的通识教育观念值得人们深入审视。

关键词: 哈钦斯; 通识教育; 理智; 永恒学习

On Robert Hutchins' s Concep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Liu Zhen<sup>1</sup> Cao Cong<sup>2</sup>

(1.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0

2.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The value and difficulties of general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a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global influence, are worth deep reflection. Robert Hutchins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general education. Hi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has a wide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Hutchins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of intellect and permanent studies concerning gener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accordingly conceives a detailed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utchins'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is worthy of thorough examination.

Key Words: Hutchins; general education; intellect; permanent studies

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的通识教育改革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罗伯特·哈钦斯 (Robert Hutchins) 是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1929年, 年仅三十岁的哈钦斯荣任芝加哥大学校长, 从1931年开始, 他在芝大本科部逐步推行名为“新计划 (The New Plan)”的核心课程体系, 堪称“美国所有大学的通识教育中最彻底的实验”。毋庸置疑, 无论在芝大内部, 还是在美国高等教育界, 关于通识教育的争论始终存在。作为一种如今已经具有全球影响的高等教育模式, 通识教育的价值和困难仍然值得深思。1936年, 哈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在耶鲁大学出版社面世,<sup>[1]</sup>对当代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重新审视《美国高等教育》的思考, 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通识教育。

## 一、高等教育的困境

从传统沿革看, 通识教育脱胎于西方传统的自由教育。哈佛大学在1636年成立之时采用的“共同核心课程”正是基于传统的“自由七艺”。这种共同核心课程实质上是一种普遍的 (general) 教育, 或曰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支撑这种教育模式的观念是, 人类的知识具有某个普遍的核心领域, 这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普遍知识——“自由七艺”是普遍知识的一种传统形式。此后, 美国的大学课程一直以传统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为主, 直到新的社会和知识状况使之难以为继。

创办于1893年的芝大深受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观念的影响, 正如麦克尼尔所言: “这所新建的大学宣称自己是研究生学习的中心——在这里, 教授跟学生的主要奋斗目标是研究和发现新知

识, 而不只是讲授与传播已经确立的真理”。<sup>[2]</sup>但是, 哈钦斯就任校长之时, 芝大的本科教育已经陷入困境, 这一困境反映了美国大学的一般困境。正如普林斯顿的福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所见, 此时美国本科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目的不再明确, 职业训练或专业训练严重干扰了本科教育。<sup>[3]</sup>

哈钦斯对此深有同感, 《美国高等教育》将当时高等教育的诸多困境归结为大学的两个目标的冲突: “大学的一个目的是为真理自身而追求真理, 另一个它也承认目的是为男男女女的毕生工作做准备, 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sup>[4]</sup> 据哈钦斯观察, 后者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 这导致了大学的职业主义 (vocationalism), “大学里为知识自身而追求知识的做法正在迅速被掩盖, 而且可能很快就会销声匿迹”。<sup>[5]</sup>

在哈钦斯看来, 大学的唯一目的是为真理自身而追求真理, 职业主义“剥夺了大学唯一的存在理由”, 导致大学日益沦为职业培训机构, 这种影响对于大学是毁灭性的。哈钦斯甚至认为, 即使从实用目的出发, 职业主义也不可取。职业主义使学生仅仅关注与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知识, “职业气氛对于引导学生理解学科的努力是毁灭性的”,<sup>[6]</sup> 它将导致学生在知识上的浅薄和狭窄, 以至于必然危及一个行业的深度和活力。

在哈钦斯看来, 职业主义导致大学过度强调专业教育, 使大学的各系科致力于狭窄的专业训练, 无法形成共同的知识参照系, 也使大学屈从于大众和某些专业人员的观念, 失去了在理智上引领社会的功能。哈钦斯将上述状况称为大学的专业主义、孤立主义和反

理智主义困境,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三个基本困境已经危及整个社会的文明品质。

## 二、永恒学习与通识教育

为了应对困境,哈钦斯主张实行一种新型通识教育。《美国高等教育》清楚地表明,哈钦斯的教育观念以他关于世界、知识和人的生活的基本观念为前提,换言之,哈钦斯的教育观念有一个哲学基础。哈钦斯正是由此形成了其通识教育观念的两个主要原则:理智原则与永恒学习原则。

哈钦斯将培养理智(intellect)看作通识教育的目的,这一看法的关键前提是,哈钦斯认为理智的完善本身就是幸福,理智的完善是生活的首要目的。在他看来,“培养理智对于所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善。不仅如此,对于培养理智,所有其他的善都只是手段”。<sup>[1]67</sup>

这种观念使哈钦斯对实用主义大学教育采取了强硬姿态,也决定了他的通识教育课程构想。哈钦斯构想的通识课程的内容包括经典名著、英语文法、修辞、逻辑以及数学,他称之为“永恒学习(permanent studies)”,并且坚信永恒学习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哈钦斯对永恒学习的信念在根本上源于其真理观念:真理具有永恒性,因此,既存在对于探索真理必需的普遍理智基础,也存在普遍而共同的人性。所谓永恒学习正是对普遍理智的培养以及对普遍人性的认识,而阅读经典著作是永恒学习的最佳方式。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哈钦斯将永恒学习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并且将经典名著阅读作为永恒学习的重要部分。

哈钦斯担心进步主义教育观念引发的危机,在他看来,进步主义过度热衷于层出不穷的新观念、新状况和新信息,尽管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必要,但长远看来,它将使人们失去理解和应对变化的永恒理智和知识基础。哈钦斯认为,“对民主的误解”正在侵蚀美国社会的根基。所谓“对民主的误解”指的是知识的民主化,亦即知识的相对主义。这种担忧并非哈钦斯独有,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红皮书”同样认为,“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依赖于共同的信念,而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这些信念永存不朽”。<sup>[1]35</sup>

哈钦斯对于知识民主化的批评让人想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在十九世纪已经看到,知识民主化将导致教育的某种根本危机。作为优秀人文学者的哈钦斯必然清楚,西方知识观念在尼采之后进一步向相对主义挺进,几乎势不可挡。

## 三、知识的秩序与通识教育的挑战

要彻底理解哈钦斯的教育观念,必须看到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根本位置的秩序观念。哈钦斯接受传统看法,认为理智生活在人的生活中具有优先地位。这意味着,哈钦斯相信知识的诸对象、诸价值之间具有某种等级秩序(hierarchy)。

如果知识的对象有秩序,知识必然有秩序。从知识秩序的观念出发,哈钦斯严厉批评当代知识的无序状况,在他看来,大学生如今面对的是五花八门的学科的“大杂烩”,“其中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则无关紧要”,人们误以为“民主、自由主义和学术自由意味着,所有这些学科和学科分支必须被视为具有同等价值。暗示斯堪的纳维亚语不如法学重要,或者,伐木的方法不如天文学具有根本性,这就是不民主”。<sup>[1]91</sup>哈钦斯认为,这是“一种完全彻底的无序”——事物、知识和价值的秩序陷入了混乱,人们不再可能就此做出理性的决断,这种无序的突出表征就是相对主义。

因此,哈钦斯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直言:“所有的真理不可能同样重要……一所大学各部分的目标可能并且应该是为真理自身而追求真理。不过,要将这所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大学联结起来,这个共同目的还不是足够准确。只有借助一种真理的等级秩序,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种等级将向我们表明哪些是根本性的东西,哪些是从属性的东西,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重要”。<sup>[1]95</sup>

从这种信念出发,哈钦斯构想了一种理想的大学,在他看来,大学应该由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学院构成,教授将是考虑这些领域基本问题的人,学生的学习也围绕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学生必须同时学习三个领域的知识,尽管可以有所专攻,这种高等学习将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且部分地与通识教育同时进行。职业训练和更专门的学术研究将被排除在大学之外,倘若社会有需要,可以与大学共建技术性研究所和研究性研究所,但是,这两类研究所不能介入大学教育,不能妨碍大学成为“真正的学问的中心”。

哈钦斯教育观念的根底是一种传统的秩序观念,尽管它并非古典的秩序观念。哈钦斯十分清楚,大学教育的职业主义、专业主义、反理智主义困境源于当代西方关于事物、知识和价值的新观念,哈钦斯相信,新观念的底色是“无序”,倘若任其发展,新观念必然危及人与社会的卓越部分,从而危及文明的品质。

哈钦斯十分清楚,大学面临的挑战究其根本是新观念的挑战。如今,人们已经熟知哈钦斯在芝大和圣约翰学院的通识教育事业,这项事业实质上是用传统观念对抗来势迅猛的新观念,哈钦斯看得很明白,通识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大学能否与美国社会的新观念拉开距离甚至展开对抗。在来到芝大那一年,哈钦斯充满信心,他相信新教育能够解决美国大学的困境,然而多年以后,他却将自己的毕生工作看作“悲剧”,如今我们看到,这并非因为哈钦斯对通识教育缺乏深刻思考和明智谋划,而是由于美国社会随后沿着新观念的方向一路狂奔。

有当代论者认为,“在大多数美国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它实际上停滞不前”。<sup>[5]374</sup>通识教育在美国的状况堪为镜鉴,对于中国知识人而言,哈钦斯的观念和命运是理解通识教育的契机,这当然意味着,中国通识教育的前景取决于比哈钦斯更有利的机运和更深入的思考。在最低限度上,思考哈钦斯的通识教育观念和实践属于知识人的天职,毕竟,正如哈钦斯所言,知识人的使命终究是理智性的。

## 参考文献:

- [1]Robert Maynard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威廉·H·麦克尼尔. 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M]. 肖明波、杨光松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3]尤西林主编. 通识教育文献选辑——第二卷: 海外通识教育[M]. 科学出版社, 2020.
- [4]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 李曼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5]A.M.Cohen & F.B.Brawer. The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08.

注: 本文受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研究”(课题编号: YZUJX2019-27C)支持。